

# 齊燮元謀殺李純

黃英士

## 洪憲要人懺悔道出真象

一般不明瞭事實真相的人，都認為民國初年江蘇督軍李純之死，乃是被李純之妻的姦夫所槍殺，世人受騙被蒙在鼓裏不自知矣。李純是怎樣死的呢？他確實是遭其一手提拔的副手齊燮元利用自己的一個變董所謀殺。

### 引狼入室變生肘腋

李純字秀山，曾任江西督軍，後調江蘇督軍，並兼江浙巡閱使，其時齊燮元（撫萬）是副使兼參謀長。李純對齊燮元信任有加，並視若己子，因本身疾病纏身，體力不支，所以很多事都交由齊燮元代行。但齊燮元這個人城府深沉，工於心計，表面上恭順極了，將李純應付的服服貼貼；而暗地裏却佈署計劃。齊燮元對所屬謙恭下士，廣結善緣，凡轄下團長以上軍官，文職縣長以上人員，統統利用機會結為金蘭，以籠絡為自己的心腹。

齊燮元盤算李純將不久於人世，但其死後北洋政府是否會提升自己繼位，將是未知之數。怎麼辦呢？齊燮元左思右想，總算讓他想出一條妙計：暗地將李害死，由李遺囑由齊繼任，則北洋政府多半不會反對，將可十拿九穩。這樣做好是好，但如何下手呢？齊燮元又遇到了難題。只好

耐心的等，等時機到來吧！

李純性好漁色，更具斷袖之癖。在其府中養有一名變董，為其所深愛。這名變董不但生得眉清目秀，且極為聰穎，平日因接近李純的機會很多，經常模倣李的書法，久而久之，寫得維妙維肖，讓人看來幾乎分辨不出真偽。有一天，李純在書房中的桌上，看到一張書法，翻來覆去，審視良久，心中至為納悶，喃喃自語道：

「奇怪了！我這幾天明明沒有在書房中寫過字，書桌上怎麼會有這張書法呢？」

正在不解的時候，那名變董走了進來。

「這字是你寫的吧？」李純指着書桌上的那張書法。

那變董微笑着點了點頭。稍後，當李純見到齊燮元時，乃悄悄的對齊說：「這個孩子模倣我的書法，我竟然分辨不出，這樣將來很可能種下禍根，現在我就交給你把他祕密的幹掉，以免將來麻煩而永絕後患！」

### 偽造遺囑處死變董

於是，齊燮元帶着那變董回到自己家中。這時，適巧北洋政府懲辦洪憲帝制主犯之一的某要人，為避鋒頭逃到南京，因過去與齊有交情，

就住在他家。齊燮元隨與此人密商，決定如下步驟：一、令變董偽造李純遺囑，指明死後由齊燮元繼任其職位。二、利用適當時機殺害李純。李純對齊燮元真是信任有加，有一事即為明證。李純的臥室內設置了三張床，中間一張為李之臥榻，左邊一張為李之鄉巴佬老婆的，而右邊的一張就是為齊燮元所設，可見兩人親密的關係。事實上李純久患神經衰弱症，早已不能人道。傳言李純酒後入妾室尋歡，為其妻之姦夫所殺，實乃一派胡言，純係齊燮元之烟幕彈。真正情形是李死於自己的臥室中，變董所偽造之遺囑，及送他上西天的那把手槍，都放在李純的枕頭旁邊。

據洪憲某要人推測：出手槍殺李純的就是齊燮元，因為李純死的那一天晚上，齊燮元就住在李宅徹夜未回。

李純死於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，齊燮元就是以那份偽造的遺囑向北洋政府表態，因而繼任江浙巡閱使兼江蘇督軍之職。

齊燮元如願以償，那位幕後策劃的洪憲某要人正欣喜獻計有功，也好依齊燮元復活其政治生命，可是不久發現變董下落不明，經密探之下，才知道在北洋政府發佈齊燮元新任命的當天晚上，已被其祕密處死。這下子可嚇壞了那位洪憲要

人，自知遲早亦必遭毒手，殺人滅口。他心中打定主意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，於是連夜離開南京逃到上海租界，隱匿不出。果不其然，齊燮元後來千方百計誘騙他到南京，那位洪憲要人心裏明白，從此與齊燮元斷絕往來。這段秘密是在抗戰期間，某洪憲要人於上海告知一位蘇籍人士，此一蘇籍人士今已近九十矣，現寓居香港。據說：某洪憲要人當時深表懺悔，自己雖未殺李純，李純却由其獻計而死，悔恨不已！

### 因果報應小亭伏誅

齊燮元在江浙巡閱使任內，經過東南之戰、北伐之役，最後依附吳佩孚，亦不免失敗命運。這位寡廉鮮恥的軍閥政客，最後做了漢奸，擔任偽綏靖部長，專幹殺害中國同胞的勾當。抗戰勝利後齊燮元在北平被逮，以其屬軍人身份，所以押解到南京，受軍法審判。冥冥中似都有安排，那時軍政部軍法處設在從前李純的官邸。齊燮元初到南京時非常倔強，惡言惡語，常破口罵人。巧的是正式審判時，軍事法庭即設在他殺害李純的那個房間內，齊燮元走進房內，忽然神志不寧，表情緊張，雙目四望，繼而低頭不語，法庭依法宣判其死刑。

行刑那天，齊燮元被押上卡車，送往雨花台，到達後，途經一小亭，齊燮元喃喃說道：

「這裏是我該畢命的地方！」

這也許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報應，當齊燮元任職江浙巡閱使時，非常殘暴，手段兇狠，專門與革命黨人作對，不知殺害了多少志士，那座小亭

就是他為監刑而設。風水輪流轉，誰知二十年後他自己也在這裏受刑。以現代的說法不是一大諷

刺嗎？如果照中國的傳統因果報應說法，也是很合理的呀！

## 懷 王 世 昭

何敏

詩人、書法家享譽海內外的王世昭教授鐵

聳兄不幸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病逝香江。斯時筆者在臺因事不克赴港一祭，中心引以為憾，迄茲猶感歉然。世昭兄與余為雲南東陸大學同儕，彼此志同道合，甚相得。其祖仁堪先生為科舉時代最後一位狀元公。世昭秉家學詩禮之餘緒，詩文造詣甚邃，書法亦成大家，筆力遒勁，氣象壯偉，所作龍、虎、神、佛、壽諸字，一筆到底，人感怪其個子不高臂復短，而能揮此高與人齊大字，深佩其雄渾。

王世昭在港數十年致力文藝，連任世界筆會港會會長及理事，有詩云：

我過香江六十年。香江我住卅三載。  
參加筆會廿四春。不任理事祇兩屆。

讀其詩可見其着力之殷。民國七十年仲夏在台舉行書法展覽，所作大幅行書蘭亭序，以篆隸臥豎筆意為之，蛇飛草偃，譽為上品。是時渠並攜來古硯一方授筆者，告以來日無多，欲為母校東陸大學創校人唐公繼堯做兩件事，用示追仰！一為唐公遺著「會澤筆記」，校點藏事予以

發表以嘉惠後學；另一為將唐公遺硯捐贈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，囑筆者完成其事。並手揮一跋：

「中華民國四十二年癸巳，唐筱黃（唐公哲嗣）先生入臺灣，舉此相贈曰，此先元帥用研也。既歸不佞，實用凡廿九載，細審背有長生無極四字小篆書，或云，此阿房宮信宮極殿瓦鐫；有云未央宮，屬秦漢物無疑。此研有七德，即古樸、堅貞、輕便、發墨、細潤、不涸、養毫。聞何字白同學云，今歲為唐公百齡冥壽，因託旅台雲南同鄉會代致國立歷史博物館，以紀念此一代偉人。福州王世昭敬識。」

於是，由雲南同鄉會簡理事長爾康，邀請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，於是年十二月廿五日護國起義紀念暨唐公百歲冥誕會上，舉行古硯捐贈儀式，世昭兄亦自港來台與會。至於「會澤筆記」刊於雲南文獻第十一期中，於為人行事啓迪後進者甚多。

頃因偶過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於一樓陶瓷部門第一四九號櫥窗看到此硯正陳列其中，而世昭兄已作古一週年，不勝人琴之感，能不泫然？特為文誌之。